

珂丘賓斯基短篇小說選

珂丘賓斯基 著

呂漠野 譯



珂丘宾斯基短篇小说选

(苏)珂丘宾斯基著

吕 漠 野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М. Коцюбински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年俄譯本轉譯

其中“他來了！”一篇根据 М. Коцюбинский:

Избранное(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8)轉譯

珂丘賓斯基短篇小說選

[苏]珂丘賓斯基著

呂 漠 野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陞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587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7 5/16 插頁1 字數134,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4,000 定價(6)0.60元

內 容 提 要

珂丘賓斯基是十九世紀末烏克蘭文學界的一個堅強的民主主義者，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本書共選譯了作家的八個短篇，其中“笑”與“馬兒是沒有罪的”嘲笑了舊俄社會中自由主義者的虛偽；“沒有姓名的人”歌頌了勇敢的革命者的堅定信心；“在半路上”則描寫另一個革命戰士的轉變過程；“命名日的禮物”卻尖銳地刻劃出一個沙皇時代的小奴才，這個道德墮落、靈魂腐朽的警察分局長居然把自己的兒子帶去欣賞一位女革命青年的慘被絞死；在“寫到生活之書里去的事情”中，作者更暴露了剝削制度下農民們所過的悲慘生活；“夢”反映作者對光輝燦爛、創造性生活的夢想與熱愛。從這些篇幅里边我們還可以接觸到這位現實主義作家的描寫細膩、刻劃精緻的優美文筆。



珂丘宾斯基像

米·米·珂丘宾斯基

阿力克山特尔·杰启

1

十九世紀末期，烏克蘭文學界出現了一群堅強有力的民主主義作家。

這時候，正是俄國革命運動採取了新的、社會主義形式的時候，工人階級成為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的時候。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這一階級在對抗最後終於墮落成為反動派的民粹派的鬥爭中，日益堅強起來了。

烏克蘭的民主主義作家——依凡·弗蘭柯、萊霞·烏克蘭萊英卡、巴甫洛·格拉博夫斯基、米哈依爾·珂丘賓斯基——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良好影響，在他們的作品里反映了人民大眾在解放運動的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階段的鬥爭中的主要特徵。

在這時期優秀的烏克蘭民主主義作家的星座中，米·米·珂丘賓斯基佔據着榮譽的地位。

珂丘賓斯基真正是一個人民的作家。他真實地写出了當時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吐露了勞動人民的衷心的思想和願望，號召人民對資本主義專制獨裁制度進行鬥爭。

珂丘宾斯基并不局限于反映他周圍的现实的黑暗面。作家也看到了未来的光輝的远景，坚决相信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力量，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乐观精神，具有純洁的、光輝的、正义的事物能够战胜恶毒的反动势力的坚强信心。

高尔基特別賞識珂丘宾斯基的这些特点：“在美和善的觀念的世界里，他是个‘自己人’，亲人……在思考一切的时候，他不知怎的总是特別亲近好的事物，内心充滿着对于恶的事物的本能的憎恶。对于善，他是象成熟的审美学家那样敏感的。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爱爱着善，相信善有战胜一切的力量，在他心里怀抱着这样一个公民的情操，这公民对于善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是有着深刻而且全面的理解的。”

珂丘宾斯基走过了艰苦的生活道路。他熟悉穷困，熟悉警察局的迫害，遭受到不可能全心全意献身文学的痛苦。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摧毁他，并没有从他的心里消除掉一个战士作家的激情，这种作家是只把革命胜利当作人民的幸福的。

2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維基·珂丘宾斯基于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七日生在乌克兰維尼察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里。他的父亲米哈依尔·瑪德偉耶維基是一个高傲的、不愿意依靠別人的人。他跟上司搞不好，常常調換职位，从一个地方

迁到另一个地方。

作家的母亲格利开利亚·瑪克辛莫夫娜爱好文学、詩和音乐，珂丘宾斯基总是怀着深厚的温情談起她的。他的兄弟何馬記得，他的家庭里非常賞識涅克拉索夫，特別是阶前沉思和严寒，通紅的鼻子，米哈依尔甚至替这一篇詩画了插图，也非常賞識格列勃·烏斯宾斯基和薩尔蒂可夫—謝德林的短篇小說。母亲使儿子养成了爱好民間口头創作的习惯。富于感情的孩子迷恋着民間歌手用豎琴和八弦琴伴奏的民歌和民謠，这些歌謠是他在定期市集上和市場空地上听到的。珂丘宾斯基在自傳里这样写着：“我記得，九岁十岁光景，我已經創作乌克兰歌謠……”

困难的家庭經濟情况使珂丘宾斯基沒有受系統教育的机会。在巴尔鎮（在玻多里城）的两級小学里毕业以后，珂丘宾斯基就进了沙尔城的神学校，这是一个附有宿舍的宗教学校。教师們竭力将宗教知識灌輸給学生，强迫学生背誦聖經的原文。但是孩子的旺盛的才智傾向于真正的知識；米哈依尔讀了很多書。舍甫琴科的充滿着对于压迫者的憤怒和憎惡的不朽詩篇，对于珂丘宾斯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醉心于馬尔克·伏夫契克的“民間故事”，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作品。在一个私人圖書館里，珂丘宾斯基找到了費尔巴哈和傅立叶的書。珂丘宾斯基写道：“費尔巴哈的著作动搖了我的宗教見解”，而“傅立叶的著作……引起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共鳴”。

一八八一年，珂丘宾斯基已經在神学校毕业，为了进中

等神学校，到了卡緬涅茨一玻多里斯克。他在那儿接近了年青的中等神学校学生的民粹主义小集团。他們醉心于那些被查禁的書籍、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爭論着祖国的命运，幻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

珂丘宾斯基因为經濟困难，不能够进中等神学校，不久就回到維尼察。但是在卡緬涅茨一玻多里斯克，在进步青年的集体里的短期居留，长久地留在珂丘宾斯基的記憶中。

他那时期的一个朋友以后曾經写道：“無論怎么說，我們在卡緬涅茨交往的时期总是最可愛的、最神圣的时间。在这短时期里，我們的誠摯的思想变化，对真理和生活基础的眞誠的探索，是任何大学、任何書本所不能給予的。”

这个怀着革命情緒的青年給自己招来了宪兵的猜疑。珂丘宾斯基写道：“在十七岁上，我就遭到政治訴訟，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最近，宪兵就沒有放弃过对于我的关切的监督。”一八八三年，他的住宅被搜查，在宪兵司令部里出現了“有关官吏的儿子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維基·珂丘宾斯基”的特种案卷第四三六号。

在这时期，珂丘宾斯基在維尼察組織了一个非法的青年集团，他們在集会的时候讀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車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薩尔蒂可夫—謝德林的作品。

珂丘宾斯基的第一篇文学嘗試作品，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作者在自傳里曾經提到，他在十二岁的时候，曾經用俄文写过一篇描写芬兰生活的中篇小說。

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珂丘宾斯基写了中篇小說

安特利·索洛維柯，或名：學識就是光明，無知就是黑暗和短篇小說叔叔和嬸嬸。

在這些最早的、還沒有成熟的作品里，反映了年青的珂丘賓斯基的啟蒙學派的心情。作者講到知識分子的重大作用，知識分子應該教育人民，關心人民的福利。

不久，珂丘賓斯基有機會更加熟悉了鄉村生活：他當了雅姆玻里斯克縣米哈依洛夫克村的教師，他在那兒做私人教師。就是在那兒，珂丘賓斯基也還是處在警察的秘密監視之下。據憲兵司令部的情報上說：“有若干具有危險傾向的人物，其中包括珂丘賓斯基，在從事私人教師的工作，因此，毫無疑問，會給他們的学生以有害的影響。”

在這期間，珂丘賓斯基的家庭經濟情況顯著地惡化了：父親死了，母親瞎了眼睛，二十二歲的米哈依爾就成了唯一的維持家庭的人。

他並沒有放棄對於文學的愛好。他在詩歌方面試驗自己的能力。一八九〇年，哈利茨克小鈴鐺報上刊登了珂丘賓斯基為兒童寫的詩歌我們的小屋子。這是作者在報刊上第一次露臉。就在這一年，珂丘賓斯基到了里沃夫，他在那兒跟杰出的烏克蘭的民主主義作家依凡·弗蘭柯會見了。弗蘭柯的革命詩歌是珂丘賓斯基早就深刻理解的，他認為這些詩歌是自己的創作的範例。跟弗蘭柯以及別的進步的烏克蘭作家的交往鼓舞了珂丘賓斯基。他在哈利茨克的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做了很多工作，把許多俄國和波蘭作家的作品翻譯成烏克蘭文。

但是，那时候要依靠于文学工作所挣的錢生活是不可能的。一八九一年，珂丘宾斯基通过了国民教师职位的考試，迁居到坡多里城的洛巴津察村。

3

十九世紀后半世紀，乌克兰文学界进行了民主主义派和資產階級民族主义派这两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二十世紀初年达到了极度的紧张状态。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派的作家們(阿·柯尼斯基、勃·格林欽柯等等)，在描写乌克兰的农村的时候，或者回避乌克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問題和农民的阶级分化問題，或者宣傳地主和农民之間的“社会和平”，以掩盖这种斗争。他們出来鼓吹做“小事情”，主張从事文化事业^①。跟他們对抗的是般納斯·米尔内、依凡·弗兰柯和别的民主主义作家，他們真实地描写了在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双重压迫下的乌克兰农民劳动者的情况。他們表现了他們那时候的社会里的阶级冲突。

珂丘宾斯基走着民主主义作家們的道路。从他开始文学工作的第一步起，作为他的导师的，不但有同时代的乌克兰作家——弗兰柯、般納斯·米尔内，而且还有俄国的写实主义作家們，特別是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和格利勃·烏斯

① 民粹派反对与沙皇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謂做“小事情”的理論，号召知識分子拒絕革命斗争而从事“文化事业”。

宾斯基，珂丘宾斯基把烏斯宾斯基叫做可爱的俄罗斯作家。

在洛巴津察村，珂丘宾斯基写了許多描写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哈里佳、小樅树、信以为真、五个兹罗提)。作家指出，在受尽压迫的，其中极大多数是无知无識的劳动农民之中，存在着很多极好的、淳朴的、如飢如渴地寻求着社会真理的、怀着純洁的心的人們。但是这时候，珂丘宾斯基还不能够充分地看出和表现出农村里阶级分化的过程，这分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所引起的。可是在短篇小說采坡夫雅茲(一八九三)里，作者还是通过两兄弟的命运說明了阶级分化的道路：一个成为富农地主，另一个成为渴望着美好生活的雇农。雇农謝緬·伏隆对社会的不公道提出抗議。他明白，单枪匹馬是对付不了現行制度的，他梦想到这样的未来，那时候……“挨餓的、造反暴动的一群，滿怀悲觀絕望的情緒、喪失信心的一群，向有錢人猛扑过去，向那些土地量不尽、从来不知道飢餓、从来不知道寒冷的人猛扑过去。什么都毁灭了，人民的血流成海……那时候，騷动是阻擋不住的，正象大风雪一样阻擋不住，正象暴雨一样阻擋不住，淹沒了土地，汇成汹涌澎湃的急流，毁灭了擋住道路的所有的障碍物……”

珂丘宾斯基还創造了几个这样的单身作战的抗議者的形象，通向幸福的道路的寻求者的形象(信以为真和其他)。

九十年代中期，珂丘宾斯基已經成为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揭发者。作者在諷喻体的短篇小說呵(一八九四)里，对准自由主义者、“小事情”学說的說教者，进行了第一次打

击。“呵”是“恐惧”的民間神話性的形象。这个“恐惧”具体化成为一个年老体弱的老爷爷，可是他还是能够吓唬那孱弱的自由主义者瑪卡尔·李德柯。在故事里，作者把这个柔弱懦怯和奉公守法的自由主义者跟准备为人民牺牲自己的勇敢年青的人們作对比。但是，应该指出，就是在这篇故事里，在故事的肯定的部分，也还是显出了作者的启蒙学派的思想。

熟悉馬克思主义文学，使得珂丘宾斯基坚决相信民粹派的崩潰是完全符合当前的历史情况的。珂丘宾斯基在葡萄虫害防治委员会里的工作（一八九二——一八九七）也使他产生这种信念。

与葡萄藤寄生虫——葡萄根瘤蚜——的斗争是由政府用花钱最少，可是“最彻底的”方式进行的：葡萄虫害防治委员会把傳染了寄生虫的葡萄全部燒毀，使得葡萄的所有人变成穷光蛋。因此，常常发生嘩变，反对防治葡萄虫害的措施。

珂丘宾斯基在葡萄虫害防治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渴望跟人民接近，而且尽力給人民以助益。

由于在葡萄虫害防治委员会工作了五年，先是在比薩拉比亚，以后在克里木，珂丘宾斯基熟悉了种葡萄的人們的生活和习惯，懂得了他們的悲苦和快乐。在短篇小說为了公共利益（一八九五）里，作者揭穿了自由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說法的虛伪性，他們說：与葡萄根瘤蚜的斗争是“为了公共利益”。短篇小說的主人公，满腔热忱的年青的吉阿維

基，为了寻求“实际的、合理的工作”加入了葡萄虫害防治委员会。但是事实辜负了他的期待和愿望。他碰到的只有种葡萄的人们的仇恨和咒骂，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丢开了工作。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刊出这一篇短篇小说，因为“这篇作品可能引起对于政府当局的仇视”。在书报检查机关的作品检定书上写着：“整篇小说写得非常偏激，一落到浑浑噩噩的农民手中，就会挑起他们对于调查和消灭葡萄根瘤蚜这一工作的怨恨，以至直接抗拒。”

在描写比薩拉比亚和克里木的种葡萄人的生活的另外几篇短篇小说里（在灶炕上、泼妇、在伊斯兰教堂的尖塔下、在岩石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妇女摆脱社会和宗教的桎梏，求得解放的问题，他发表意见反对荒谬的、保守的偏见和迷信。

一八九七年，珂丘宾斯基离开了葡萄虫害防治委员会。在这以前，他已经和薇拉·依烏思吉諾夫娜·杰沙结婚，她住在彻尔尼郭夫从事教育工作。珂丘宾斯基决定定居在彻尔尼郭夫，那儿有人推荐他在省自治机关里服务。但是总督没有批准他就职，把他当作一个“可疑分子”。珂丘宾斯基就动身到席托米尔去，在那儿的风笛报社工作。

这个报正处在困难的境况之中：出版者和主笔为了不让出版物遭受行政迫害，害怕发表任何自由的言论。珂丘宾斯基管理报社的办公室，同时主持新闻部。他在风笛报上刊出了一连串特写（俄国生活的光明和阴影）。珂丘宾斯基从地方报纸上收集了确确实实的事实，揭露了专制剥削

制度。談到工人的令人吃驚的情況，作者寫道：“瞧瞧無家可歸的工人無產階級的生活吧，他們終生處在各式各樣的‘縮減’、‘剋扣’、‘扣發’、‘罰款’、‘每天工作十三小時’等等的魔力的氛圍里——那時候，你就會為人類、為國家的自由公民感到恐怖了……”

珂丘賓斯基也同樣堅決地描繪了“異族”生活的悲慘的圖畫——在沙皇俄國時代，政府使邊疆成為半殖民地，住在那兒的居民被官方叫做“異族”。

作者不但收集事實，而且也做了大膽的推斷和概括，引導讀者深信沙皇制度必須廢除。

從珂丘賓斯基寫給妻子的信里，看得出他刊出這些特寫的時候花了怎樣的勞動。珂丘賓斯基寫道：“我一抓到空閒時間，就寫光明和陰影和下一期的論文，可是主筆不同意我在這些問題上的見解，我們就不得不長時間辯論和爭吵。雖然我总算護住了論文的一半，可是最重要的部分毀了。”

珂丘賓斯基談起住在席托米爾這一段時期的時候，總把它當作他一生里非常沉重的時期。在報社里的工作剝奪了他的全部時間，他不能夠完成他的文學寫作計劃。

4

一八九八年，珂丘賓斯基在切爾尼郭夫縣自治機關里得到了文牘員的位置。

那時候，切爾尼郭夫是一個安靜的縣城，不在鐵路線上。它座落在美妙如畫地散布在德斯納河的多山的河岸上

的許多綠油油的果園中間。這一個曾經打退波羅茨克人、韃靼人和波蘭貴族侵略的古老的城，還保存着公國式的和烏克蘭的哥薩克式的古老習俗的殘余。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彻尔尼郭夫還是一個典型的外省風味的城，居民多半是小市民——庸俗的人和沙皇的官吏。可是，城里還是有它自己的文化生活和前進的知識分子的。著名的烏克蘭寓言作家列奧尼特·格里波夫在彻尔尼郭夫住了多年，於一八九三年逝世，他在當地中學里當教師，以後又管理地方印刷所。他是當地知識分子集團的組織者，這些知識分子有時候公開集會，有時候秘密集會，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在神學校和中學的石牆里边（以後成為作家的格列勃·烏斯賓斯基也在这儿求過學），成長着前進的青年一代，他們喜愛鉅研，渴望知識，不肯低下頭來跟社會里的不公平現象妥協。

到了彻尔尼郭夫，米·珂丘賓斯基不得不做辛苦枯燥的辦公室工作。這種工作使他苦惱。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作家，願意從事創作，用他的筆為人民服務。

在九百年代的開端，烏克蘭革命解放運動擴大了。一九〇〇年，在哈爾科夫舉行了烏克蘭第一個人數眾多的五一節示威遊行，弗·依·列寧認為這一次示威遊行具有重大的意義^①。艾卡德力諾斯拉夫、基輔、頓巴斯的工人的戰

① 列寧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曾經為哈爾科夫的五月一書寫過“序言”。收在全集第四版第四卷。

斗行动証明了革命的成熟。农村也激动起来了。一九〇一年的歉收，地主殘酷无情的压榨，土地的缺乏，——这一切就是一九〇二年春季农民行动的原因。农民燒毀了农場、庄园，沒收了地主的土地。騷乱席卷了玻尔塔夫、哈尔科夫、艾卡德力諾斯拉夫、基輔、彻尔尼郭夫和别的县分。一九〇二年的农民起义被沙皇政府殘酷地镇压了。弗·依·列宁在他的著作告农村貧民書（一九〇三）里曾写到这一次起义：“农民被打敗了，但是他們还要接連不断地发动起来，他們决不会因初次失敗而灰心失望。”^①

敏感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珂丘宾斯基不能够忽視这些事变。为了想把这些事变反映在自己的創作里，他收集了送到自治机关来的很多資料，就以这些資料作为基础計劃写作，以后写成了一篇中篇小說，这一篇小說定名为妖怪莫尔加那^②。

在发生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这几年里，珂丘宾斯基表现了高度的社会积极性，跟彻尔尼郭夫傳播秘密文学的革命小团体保持联系。他是自治机关的供职人員，是抗議镇压一九〇一年彼得堡喀山广场学生示威运动的抗議書的发起人。米·米·珂丘宾斯基的名字也被列在宪兵队的卷宗里，說他“与那些人的团体有关，这些人从精神方面、物質方面都在帮助彻尔尼郭夫的革命团体的积极的活动家”。在这时

① 見列宁著：論工农联盟，第一四一頁，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

② 妖怪莫尔加那，即海市蜃楼。